

亥21
46(3)-14

女科要旨全

942

陳脩園女科

要旨

漢古山房藏板

女科要旨目錄

一卷

調經

種子

二卷

胎前

三卷

產後

四卷

雜病

外科
目金

外科

四卷

外科

三卷

外科

二卷

外科

外科要旨

女科要旨卷一

開長樂陳念祖脩園著

調經

問人問曰婦人以血為主。醫者輒云血海可以實指其所在乎。陳脩園曰人身之血海胞也。居膀胱之外而為膀胱之室。經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是男女皆有此血海。但男則運而行之。女則停而止之。運行者無積而不滿。故陽氣應日而一舉。停止者有積而始滿。故陰血應月而一下。此男女天癸之總根也。而婦人一科

男

古愚參訂
元犀靈石韻註

孫男

心典徽菴
心蘭芝亭

全校宗

專以月事爲主。經云：壬脉通，大衝脉盛，月事以時下，故能有子。蓋時者滿三旬之期而一下，以象月盈則虧，下之不失其期，故名月信。門人高子問曰：女科中好手甚少，不可不大爲之振作。因執女科書數十種，屬余擇而授之。余遍閱大有悟，曰：古人以月經名爲月信，不止命名確切，而月事之有無多少遲速，及一切治療之原委，無不包括於信字之中。夫五行之土，猶五常之信也。脾爲陰土，胃爲陽土，而皆屬信。信則以時而下，不愆其期。雖曰心生血，肝藏血，衝任督三脉俱爲血海，爲月信之原，而其統主則唯脾胃。脾胃利則血自生，謂血生於水穀之精氣也。若經血之來，前後多少有無不一，謂之不調，則爲失信矣。經云：土大過則敦阜，敦阜者高。

也敦者厚也。既高而又厚，則令除去宜用平胃散。加大黃、白芍藥、
枳實、桃仁之類。經又云：土不及則卑監。卑者下也。監者陷也。坑也。
既下而又陷坑，則令培補。宜六君子湯加芎歸、柴芍及歸脾湯之
類。此言經水不調，以虛實分之也。又有以陰陽偏勝分之者。許叔
微云：婦人病多是月經在多在少，或前或後，時發疼痛。醫者一例
呼爲經病，不辨陰勝陽、陽勝陰，所以服藥少效。蓋陰氣乘陽，則胞
寒氣冷，血不運行。經所謂天寒地凍，水凝成冰，故令在少而在月
後。或斷絕。若陽氣乘陰，則血氣散溢。經所謂天暑地熱，經水沸騰，
故令在多在月。前或崩漏不止，當別其陰陽，調其氣血，使不相
乖。以平爲期。此叔微統論陰陽之道也。而余則以陰陽二字專指

脾胃而言。蓋脾者太陰之濕土也。不得陽明燥氣以調之。則寒濕盛。而陰獨勝。陰道常虛。卽內經卑監之旨也。胃者陽明之燥土也。不得太陰之濕氣以調之。則燥熱盛。而陽獨勝。陽道常實。卽內經敦阜之旨也。至於用方。以四物湯加香附、扶朮、芩、草爲主。陰勝加乾薑、桂、附、吳、黃、及桃仁、紅花之類。陽勝加知柏、芩、連、續、斷、內、冬、之。彙。平平淺淺中。亦不可廢。若求其所以然之妙。金匱溫經湯一方。無論陰陽虛實。閉塞崩漏。老少善用之。無不應手取效。此不特今之習女科者。聞之吐舌。卽數百年來。註金匱之家。或識見不到。而能言。或珍爲枕秘。而不肯言。今修園老矣。不得不擇人而傳之。但旣傳之。而又囑之曰。靈樞經載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之所禁。

割臂授血之盟也。凡思議不可及之方。若輕以示人。則氣洩而用不神。必擇大學問之人。知其居心長厚者。而後授之。

問人問曰。女人之經。一月一行。其常也。或先或後。或通或塞。其病也。問或有不關於病者。願聞其說。曰。天下事有常。而卽有變。婦人當月事之期。其血不下。只見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是謂倒經。逆行。有三月一行者。是謂居經。有一年一行者。是謂避年。有一生不行而受胎者。是謂暗經。有受胎之後。月月行經。而產子者。是謂胎盛。俗各垢胎。有受胎數月。血忽大下。而胎不墜者。是謂漏胎。此雖異常。而數患之。竟不至害事。彼皆以妄爲常。而中土失其主信之道。如人無信行。全賴狡詐以成家。君子不爲也。大抵婦人患此

者性情亦必乖張

門人問曰。經候不調。既得問命矣。今願聞調經之法。曰。諸家調經之說。是非參半。而蕭慎齋以調經莫先于去病。錄李氏之論一條。以分因詳症治法。錄方氏之論一條。又參以統論二氏之說。深合鄙意。今全錄于後。

李氏云。婦人月水循環。織疴不作。而有子。若兼潮熱。腹痛。重則咳嗽。汗嘔。或瀉。有潮熱。則血愈消耗。有汗咳嘔。則氣往上行。瀉則津偏于後。痛則積結于中。是以必先去病。而後可以滋血。調經。就中潮熱疼痛。尤爲婦人常病。蓋血滯積入骨髓。便爲骨蒸。血滯積瘀。與日生新血相搏。則爲疾痛。血枯不能滋養百骸。則蒸熱于內。血

枯胞絡火盛或挾痰氣食積寒冷則爲疼痛。凡此諸病皆阻經候不調。必先去其病而後可以調經也。

方氏曰。婦人經病有月候不調者。有月候不通者。然不調不通中有熱疼痛者。有熱發熱者。此分而爲四也。細詳之不調中有趨前者。有退後者。趨前爲熱。退後爲虛。不通中有血枯者。有血滯者。血滯宜破。血枯宜補也。疼痛中有常時作痛者。有經前經後作痛者。常時與經前爲血積。經後爲血虛也。發熱中有常時發熱者。有經行發熱者。常時爲血虛。有積經行爲血虛而有熱也。是四者之中。又分爲八矣。人之氣血周流。忽有憂思忿怒。則鬱結不行。經前產後。忽遇飲冷形寒。則惡露不盡。此經候不調不通作痛發熱所由。

作也。大抵氣行血行，氣止血止。故治血病以行氣爲先，香附之類是也。熱則流通，寒則凝塞。故治血病以熱藥爲佐，肉桂之類是也。蕭填齋按：婦人有先病而後致經不調者，有因經不調而後生諸病者。如先因病而後經不調，當先治病，病去則經自調。若因經不行而後生病，當先調經，經調則病自除。李氏一論，可謂調經之要。然偏而不全。余故補其未盡之旨。若方氏分因詳症，誠得統論調經大法。

門人問曰：夫子以月事爲月信，專主脾胃，不撫內經之字句，而獨得其精華，究竟從何節得來乎？曰：詩以思無邪蔽之禮，以毋不敬該之。余此論從二陽之病發心脾一節，領會出來。今錄其原文又

採集各家之註。願學者熟讀而有得之。心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其傳爲息奔者。死不治。馬元臺註云。二陽足陽明胃脈也。爲倉廩之官。主納水穀。乃不能納受者。何也。此由心脾所發耳。正以女子有不得隱曲之事。疇之於心。故心不能生血。血不能養脾。始焉胃有所受。脾不運化。而繼則漸不能納受。故胃病發於心脾也。由是水穀衰少。無以化精微之氣。而血脈遂枯。月事不能時下矣。余擬用歸脾湯。重加鹿茸。麥門冬。服二十餘劑。可愈。武叔卿注云。此節當從隱曲推解。人有隱情。曲意。難以舒其衷。則氣鬱而不暢。不暢則心氣不開。脾氣不化。水穀日少。不能變化氣血。以入二陽之血海。血海無餘。所以不月也。余

擬用歸脾湯加芍藥柴胡傳爲風消者風之名火之化也消消瘦也發熱消瘦

胃主肌肉也余擬用歸脾湯加丹皮梔子地骨皮芍藥傳爲息奔

者喘息上奔胃氣上逆也余用金匱麥門冬湯人無胃氣則死故

云死不治此一節爲經血本原之論也

門人問曰婦人經閉或因家務煩惱或因胎產孔子受傷其不調

也有自室女何以亦有不調之病乎余曰室女患此甚於婦人所

以多死室女乃渾全之人氣血正旺不應阻塞竟患經閉不行若

非血海乾枯則爲經脈逆轉血海乾枯者宜用當歸補血湯加麥

冬白芍各五錢炙甘草二錢虛極者加附子一錢以助之倘或失

治則內熱咳嗽肌肉甲錯毫髮焦落而成怯症矣經脈逆轉者宜

用金匱麥門冬湯芍藥甘草湯加牛膝茜草之類。兼服四烏鯽骨一蘆茹丸以調之。倘或失治。則爲吐血衄血咳嗽骨蒸而成瘵病矣。若肝火熾盛。左脇刺痛。頸生癭瘰。佐以逍遙散。加瓜蒌實川貝。母生牡蠣青皮之類。若肝脈弦上寸口魚際。非藥所能治。急與婦配則愈。或與加味逍遙散。若體常怯寒。食少腹脹。佐以六君子湯。加乾薑之類。歸脾湯。八珍湯。可以出入互用。然余又有深一層治法。憶予於乾隆辛丑歲。朱紫坊黃姓之女。年二十二歲。始因經閉。服行經之藥不效。後泄瀉不止。食少骨瘦如柴。服四神八味之類。瀉益甚。而五更至天明。數次便後帶血。余主用金匱黃土湯。以赤石脂易黃土。以乾薑易附子。每服加生鹿茸五錢。意以先止其泄。

瀉便紅。然後再調其經水。連服八劑。泄瀉如故。而經水通矣。又服五劑。瀉血俱止。後服六君子湯。加乾薑收功。可知鹿茸入衝任督三脉。大能補血。非無情之草木所可比也。又聞喻嘉言寓意草載楊季登之女。經閉年餘。登熱食少。肌削多汗。而成癆怯。醫見多汗。誤謂虛也。投參朮。其血愈涸。余診時。見汗出如蒸籠。氣水謂曰。此症可療。處全在有汗。蓋經血內閉。止有從皮毛間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設無汗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極苦之藥。以斂其血入內。而下通於衝脉。則熱退經行。而汗自止。非補藥所能效也。於是以前龍蒼丸。日進三次。月餘。忽覺經血畧至。汗熱稍輕。姑減前丸。只日進一次。又一月。經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諸病全瘳矣。

附此二案爲一虛一實之對子。學者當一隅而三反之。

門人問曰。女科書一病一方。且一病而有數方。其方倍於男子。此書於調經一節。止取一十九方。母乃太簡乎。曰。內經只有十二方。傷寒論止有一百一十三方。金匱止有一百四十三方。可以謂之方。唐以後合法者甚少。其餘不過彙集藥品。不可以名方。而女科所傳之方。更爲淺陋。大失神農本經之旨。與伊聖製方之法。淺陋之方。姑任淺陋之醫輩用之。淺陋之病家服之。服之不愈。亦無怨言。或日久而病氣衰。亦自愈。余姑置弗論也。今諸同學皆好學深思士也。儒者以濟人爲心。以我之獨知。俯視一切。未免驚俗恐濟人不廣。禮貴從俗。醫道何獨不然。今取習用之方。而精選之。卽如